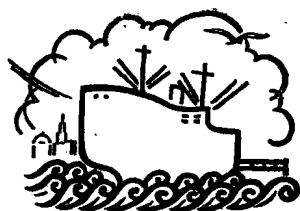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港风云

HAIGANG FENGYUN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

海港风云

上海港务管理局《海港风云》编写办公室編

葛容昌 張永賢 朱瑞麟 金立成
刘晋瑞 張志成 張士敏 整 理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1962年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上海港碼頭工人的斗争史。

上海港从开港以来,遭受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侵略和統治。碼頭工人在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下;掙扎着,过着牛馬一般的生活。然而,人不是牛馬。工人們終于站起来和他們展开了斗争,特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,团结起来进行了更加英勇頑强的斗争。上海碼頭工人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;在日寇的封鎖下向解放区运送物資;在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行了反美、反蔣的斗争,这些都在上海工人斗争史上,留下了光輝的一頁。

海 港 風 云

上海港务管理局《海港风云》編写办公室編

葛容昌 張永賢 朱瑞麟 金立成

刘晋瑞 張志成 張士敏 整理

夏书玉繪图 叶飞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:文6082 (高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頁 9 字数 160,000

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0,000

統一书号: R10024·2778

定价: (6) 0.76 元

一位老碼頭工人的訪問記

——代前言

当我到汇山碼頭訪問王德全同志的时候，他剛下班。他是一位老碼頭工人，有三十六年的工齡；現在是上海港第三裝卸區第42生產組組長。雖然已有五十八歲，但臉色紅潤，身板相當硬朗。

他知道我的來意之後，立刻爽朗地笑着說：

“你來得正巧，我現在沒事，咱們一面走一面談吧。

“聽說局黨委要寫碼頭工人的鬥爭故事，我真高興。給碼頭工人寫書，這可是開天辟地頭一回。

“你知道，能在舊社會熬過來，真不容易啊！哪個碼頭工人不是走投無路才幹這一行的？我老家在山東青口（屬今江蘇贛榆縣），在家的時候，挑筐夾菜推小車，沒一寸地。二十二歲那年，家鄉發大水，一間破屋也給沖跑啦，實在沒活路，一家五口就跟別人一起逃荒來上海。大大小小走一路，哭一路，誰知道到上海是個什麼結局？來到這裡，舉目無親，全家就住在舟山路弄堂里。听別人說，上碼頭‘打野雞’，混得到飯吃，就天沒亮，跟他們一起上了黃浦碼頭。

“到碼頭門口一看，咳，等活的人可多啦。光這一個碼頭就有几百口子。聽說全上海一共有三四萬碼頭工人呢。那天正好靠了

两条船，要的人多，我又年轻力壮，总算拿到了工作‘牌子’。没拿到的人，又赶快跑到别的码头找活去了。

“吃码头饭可真难啊！包工头看你是新来的，就指使他手下人‘考考’你，在你捐包子的时候，离着几步远，二百斤的黄豆包，就往你身上丢。你要拿肩膀把它捐起来。别说让包子把你砸得躺下；就是捐不住，包工头骂声：‘烂洋筋’，一脚把你踢开，你也就吃不上码头饭。

“我总算挺住了。咬着牙干了一天，右边肩膀和脖子全肿啦。晚上散工，发给我一根竹牌子，上面还有洞洞眼。我不懂，人又老实，心想回去再问人吧，拿了就走。半路上，有的工人看见了，叫我赶快回去换钱。我赶回去的时候，码头上只有几个人了。站在那里的包工头，一见我拿的竹牌子，就骂：‘哪里‘揩油’来的！’

“我从小挨饿也没求告过人，更别说拿别人的东西啦，我褪出肩膀指着说：‘你们讲不讲理？’包工头一听，两眼一竖，一甩袖子就要打人。我的牛脾气也来啦。拚了一天牛力，钱没拿到，再要挨打挨骂，办不到。真要打的话，他也挺不住我几拳头。我赌气把竹牌子一折两段，扔在他的脸上拔腿就走……”

“听说包工头不好惹啊！他哪会饶你？”我插问了一句。

“咳，可不是惹祸啦。当时他没敢追我。第二天一早，带着人在码头门口等我，说是有个新来的‘猪头三’^①，折了筹子，定要教训教训他。一见我的面，包工头就骂：‘瘟三！你晓不晓得饭怎么

^① 是对新到上海来的异乡人的侮辱称呼。

吃法?’他的狗腿子有的喊：‘揍一顿再讲!’有的說：‘問他亲戚是誰，揍完他揍他亲戚!’很多工人都护着我，不讓他們近身。

“后来才知道，那年(1925年)上半年，碼頭工人也参加了‘五卅’大罢工，包工头看到过工人的厉害，如今見人多势众，只好把打人的手縮回去。要不是大伙帮忙，打了还不是白打!

“跟我斗的还是个小包工头，上边还有大包工头呢。这批家伙全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走狗，他們和巡捕房都有勾結，打你，不許你还手，罵你，不許你还口；你要还手，还还口，一个电话，巡捕房就提着手鐐子来捉人。

“那些帝国主义更坏！你知道，那时候船啊、碼頭啊，簡直全是帝国主义的。我在旧社会做了二十几年碼頭，从来没见过中国自己造的大輪船。象黄浦、汇山……这些碼頭是日本人的；华順、公和祥……是英国人的；还有美国的、法国的，多啦。碼頭的地皮全是从中国老百姓手里搶去的。他們你搶我夺，一个碼頭一堵墙，隔一堵墙换一个洋大班。

“这些洋鬼子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。有一年冬天，我扯下一块棉花包皮包脚，一个日本人过来就打。这还算輕的。現在咱五区的王发有和另外两个工人，抗战胜利那年冬天，被住在公和祥碼頭的美国兵鎖在仓库的小房間里。美国兵在仓库里烤火，把汽油烤炸啦，‘轰’的一声，起了大火。几个坏蛋屁滚尿流地跑了，王发有他們三个人，几乎被活活燒死在里面！搗毁墙逃出来的时候，被磚块砸得头破血流，没走几步全昏倒啦!

“咳，被害死的人可多啦。再晚些时候解放，还不知道要死多

少人哩。

“可是你看，今天哪个坏蛋敢欺侮咱们？……”

正讲到这里，迎面来了两部吊车。前面車上的女司机，短短的头发，紅潤的圓面龐，两个眼睛閃閃有神，笑着和我們打了个招呼。啊，原来是先进生产者張凤芝同志。坐在她旁边的，是个甩着两条小辮子的姑娘，那是她的徒弟。駕駛第二部車子的，是个青年小伙子；旁边坐个四十来岁的老工人，却是小伙子的师傅。

老王的話头，立刻轉到吊車上：

“你認識張凤芝？解放前，她連个名字都沒有哩。解放后，別人才幫她起了現在这个名字。咳，她呀，十六岁就跟爹娘做碼頭，撬煤。受的罪大啦，遇到工作在龙华、高桥，几十里路，半夜里就起来跑了去，包工头的打罵更不用說了。有一回在大热天，她剛由船艙里上来休息一下的时候，就被包工头打了一頓，說她磨洋工。噯，那时候，碼頭工人能算人么？有錢人都管我們叫‘臭小工’。

“現在可不同了。解放以后，党派来很多老师，教碼頭工人識字；又教青年学技术，張凤芝就是咱上海港第一个拿到駕駛執照的女司机。她不但是先进生产者，还是上海市人民代表呢。碼頭工人也管国家大事啦。那年听說張凤芝要上北京見毛主席，大伙可高兴啦！我心里真急，拿什么成績交她带去向党汇报呢？應該加勁干的时候，人偏偏老了，真恨死人！等她回来啦，大家全爭着問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健康。你知道，咱們国家这么大，人这么多，又是一穷二白，治理好要嘔多少心血啊！……”

說到这里，我看見他两眼噙滿了泪水。停了一会，才又接着說：

“咳，真是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獄啊！沒折磨死，活到現在，真是福氣。那時候干活，哪里來的機械？不錯，公和祥碼頭有部橋式吊車，可是，我從來沒見用過。那是做生意的招牌。你想，勞動力又多又便宜，誰肯用機械？扛貨的繩子扛棒全是我們自己的。不管多重的貨，全靠人力。那不是干活，那是賣命。捐糖包的時候，包子硬梆梆的，我的肩膀脖子全磨得血淋淋的；捐着二百七八十斤重的鹽包上三樓，真是一步一滴汗，一步一滴血啊！腳底下全是碎石子路，一雙新草鞋，不到半天就磨穿啦。做慢了，就得挨包工頭的鞭子。

“誰管你安全？哪象現在，又是安全網、安全帽，夏天還有鹽汽水，冰番茹什么的。那時候，包工頭怕你喝開水耽誤功夫，提桶江水摻到開水里。摔死、砸傷，那是你自己活該。有一年，公平路碼頭卸船時，糧包掉下來，砸死一個，重傷兩個，還不是抬出去了事？

“你常走過外白渡橋吧？”

我猜不透他突然問這句話的意思，點著頭說：“是的。”

“如果扛著東西在橋頂上走，你看怎麼樣？”

“橋頂上扛東西？那怎麼能行？”

“過去碼頭工人走的‘過山跳’，比在白渡橋頂上走還要危險。碼頭老板為了多賺錢，多堆煤，加高煤山的時候，就在兩個高煤山之間，搭條長跳板，離地二三丈高，這就叫做‘過山跳’。我們扛著三百斤重的煤筐，走過‘過山跳’的時候，跳板不停地顫動。咳，從這上面摔下來死掉的人可多啦，我們叫它‘陰陽河上的奈河橋’。

“在這樣的條件下干活，誰都不知道早上出來，晚上能不能活

着回去！就这样，我还是拚命干，做一天，是一天，誰知道明天能不能找到活？一天干完，晚上睡下去，渾身火辣辣地疼醒。可是天不明，就又赶到碼頭門口去等啦。你想，活这么重，飯又吃不飽，日子一久，就是鉄打的罗汉，也把你磨光啦。我剛来的时候，知道有个叫洪大的工人，是搨包子的好手，二百斤重的包子，一趟搨二个，搨面粉是十袋子一趟。可是到了四十多岁，搨一包都困难啦。但还是要做，哪怕是搨两个钟头，也好拿几个錢买吃的啊。后来实在不行，大伙不让他做，湊几个錢养他。他不过意，不声不响地跑到外边去討飯，后来死在厕所里！

“咳，被折磨死的人多啦。工人們見到搨着包子搖搖晃晃的老工人，就說：‘看，这就是我們的影子！’年輕的时候，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，后来就懂啦。常常自己問自己：怎么办？难道活活的被折磨死？后来参加了几次罢工，老工人又常和我說起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事，慢慢的我心里亮啦：对，要斗争，不能白白讓他們折磨死！

“現在算是熬出头来啦！今天咱們的碼頭，不但接成一片，你由黃浦可以直通外虹桥，全是整整齐齐的水泥碼頭；而且不論什么貨，不管是上楼还是下楼，哪一样不是用机械？

“走，咱們就在这个碼頭上兜一圈看看。”

走着的时候，他又指着地上对我說：“看，光凭这水泥馬路，我們也能够多活几年。”

越走近碼頭，“轰隆轰隆”的机械声越响，繼續談話已經不可能。

碼頭邊停滿了船，正忙著裝卸。矗立在半空裡，象個巨人似的大塔吊，正運轉它那鋼的臂膀，把長型方鋼卸到鐵駁船上去；在汽車吊和船吊的來來往往中，一捆捆棉花，一抓斗一抓斗礦砂，有的送進木駁船，有的裝進卡車；一堆堆上海製造的各種日用品，從拖車上裝入船艙。許許多多小土吊——工人叫它“少先吊”的，正靈巧地把化學肥料裝進駁船，或者由駁船上把糧食放到拖車上。

當我出神地看著萬能裝卸機托起一迭迭鋼板的時候，喇叭聲吓了我一跳，原來是幾輛裝著農業機械的卡車，駛到了船旁。

前面，忽然一條長龍拦住去路：鏈板機一直升到樓上。一袋袋的糧食，象胖豬似的躺在上面，乖乖地爬進庫房。

“你說，就這一個匯山碼頭，有多少機械？”在我們轉到後面場地的时候，他向我提出了這個問題。

我沒法回答，只好搖搖頭。

“哈哈，我把你考住啦。其實，我也沒數過。這可全是大躍進的功勞啊。那種大塔吊，這一個碼頭就有九部。這九部是誰造的？你猜猜。除了吊八噸的那部，有兄弟單位幫助以外，全是咱三區工人自己造的。少先吊就多啦。它輕巧靈活，叫人特別喜歡。把它搬到船上，裝卸貨又快又省力；放在倉庫裡，可以用它堆高貨物，不用我們再上跳板；要開動它，只消電鈕一揀，才便當哩。過去一個大字不識的碼頭工人，現在有不少成了技術工人啦。剛才你看到那兩部吊車上的小青年，一個男一個女，就是張鳳芝和老曹帶的徒弟。這些小家伙全是些中學生。碼頭工人里有了中學生，這也是老輩沒有的事。看到他們來，我們真比見了自己的孩子還親，恨不

得把全身本事，立刻教給他們；他們肯鑽，學的也真快。當然，也有的不大肯干，還發個小脾氣呢。遇上這樣的孩子，我就要說：‘你呀，別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來了就學技術，還有人教，過去哪里去找？真要象過去那個活，你一会也不能干。’

“喲，話又說回來啦，這幾年，黨把我們也‘慣壞’啦，真要是過去那個活，我連半天也做不了啦。”

他笑得那麼爽朗，那麼甜蜜，臉上煥發着幸福的光彩。

考慮到他忙了一天，我提議休息一下，他說：“對，你跟我洗澡去。”

浴室就在俱樂部東面，大禮堂的隔壁。我們走進浴室的時候，有些人已經洗好了，他們穿上藍制服，或者穿上茄克衫，把工作服放進背包，從服務員那里拿回寄放的手表，邁着輕快的步子向外走；有些人卻穿着棉毛衫，吸着煙，坐在一排排的長椅上聊天。

我們兩個洗好澡，老王和我又聊起來：

“咳，真沒法和過去比。你知道白蓮涇碼頭吧？它原來是美國的大來碼頭。現在給工人作浴室的那間房子，就是過去關押工人的‘小牢監’！”

“現在，你看哪個工人不是穿得干乾淨淨、整整齐齐。還有人買了腳踏車、手表、收音機。過去，哪一樣也沒你的份。拿抗戰前說吧，掬一包三個銅板——一個大餅錢。上一層樓加一個銅板。一天工錢能買五六斤糙米，就很不錯啦。抗戰勝利後更壞。干活的時候，算著一天下來可以買三斤米；晚上拿到工錢，店里打烊了；第二天早上去買，二斤米也買不到，又漲價啦。就是拿到這點錢，

也不敢吃个飽飯，得防备明后天没活挨餓啊。象我这家口的人，就更難啦。看看碼頭上的活有一天没一天的，就租了間巴掌大的灶披間，家里攤煎餅賣。做小生意要本錢，没办法，借了十吊錢的‘印子錢’，一个月就要五吊錢利錢。

“后来，两个妹妹嫁人了。負担減輕一些啦。可是我又成了家，生了孩子，困难更大啦。碼頭上没活，我到处找零活，洗衣服、推磚瓦，什么都干；实在找不到，撿些垃圾、拾点菜皮。吃六谷粉（玉米面）算好的，豆渣、豆餅、菜皮，什么不吃啊！有时吃斤老菱，就算一顿中飯。就这样，第三第四两个孩子还是活活的餓死了。大儿子十六岁那年，就跟他娘舅上碼頭給客人搬行李，因为搨不动大包，包工头嫌他小，不給做。他娘舅說：‘人小也要吃飯啊。’包工头一瞪眼，說：‘他吃你別吃。’他娘舅就把活让給孩子，自己另外找活干。包工头却拿大件行李难为孩子。晚上回来，孩子哭，一家人全哭，心里真比刀子攪的还难受！

“旧社会我做了二十四年碼頭，連一件光鮮衣服都没掙上。十冬腊月，一件破棉袄，下面頂多两条破单褲；脚上包块麻袋片，一双草鞋。孩子們赤身露体，更不用說了。

“可是，不如我的还多啦。我好歹算有个住处。現在咱区里做清洁工的齐昌，过去冬天就住在平凉路大連路那个公共厕所里。那时候，靠碼頭边的公共厕所，哪年冬天不住滿碼頭工人？馬路边、厕所門口，哪天早上不是几十个死尸？在公和祥碼頭做了四十年的夏小四子，1948年大雪天，就冻死在永定路口！

“咱区的机械副主任高吉长同志你是認識的。他才苦啦。两个

老人家年紀大，两个妹妹又小，他掙一天包子的錢，不够一家人吃一頓稀飯。两个老的叫孩子們吃，他妹妹叫老的和哥哥吃，誰能吃得下啊？后来两个老人家只好討飯为生！

“解放后，1954年，党提拔老高当公平路碼头的負責人，这个硬汉子哭了一夜，他过去就在这个碼頭挨打挨罵的啊！他說：‘沒有共产党，就沒有我高吉长。’这話說得好。沒有共产党，就沒有我們所有碼頭工人今天的好日子！

“咳，讲起来难为情，1953年固定工人、实行劳保的时候，开始我还不相信哪。我想，国家还在困难的时候，能这么快就解决我們的问题么？后来知道是真的，我回家一面讲，一面流眼泪，过去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啊！領到工作証以后，我就用新手絹包好，揣在怀里；回家，放在毛主席象的鏡框子下面，这是党和毛主席給的啊！

“現在，我家里大变样啦。解放后，我老伴又生了两个孩子。大儿子結婚以后，也生了四个孩子，我現在已經有四个孙子孙女啦。过去，一家六口沒法活，現在完全不同啦，大小十四口人，吃穿不用愁。单是在学堂里念书的就有六个。大儿子也当了干部啦，他那点文化全是解放以后党培养的。二儿子参军以后，在部队里学了技术，現在在运输公司工作，咳，前天还为他开了个家庭会呢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呃，还不是年輕人的事。他快結婚啦，想再买点家具什么的。我說：‘剛剛买了个新座钟，还有收音机，滿好啦。我和你媽結婚那会，旧衣服洗洗干淨，补补好，拉到一块磕个头，完啦。’当然，你

不能让孩子和我那会比，可是，也要节约啊。”

当我们穿好衣服，走出浴室以后，我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目前，大家在想什么，在生产上有什么新的打算？

他毫不迟疑地说：“当前主要是根据以调整为中心的‘八字’方针，保证装卸质量，更加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，支援农业建设。将来嘛，装卸不但要机械化，还要自动化。你不见张华浜新建的水陆联运码头，已经全部机械化啦，那不过是刚刚开头。”

在他凝视着远方的眼睛里，似乎展现出港湾的美好远景。

分手的时候，他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当然，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，眼下咱们困难也不少，可是与过去比起来，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我久久地思索着他的话。

